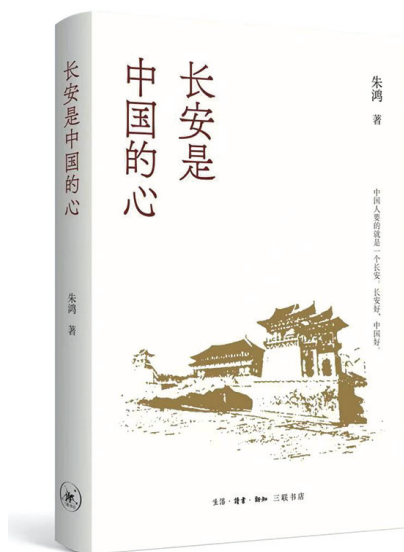


出蓝前贤 独秀书林

——评《长安是中国的核心》

方英文



《长安是中国的核心》

朱鸿 著

三联书店出版

朱鸿是当代散文大家,《长安是中国的核心》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出版于十年前,今年第四次印刷,证明深受读者欢迎。光阴无情也有情,光阴给这本书颁发了一个特别实惠奖:长销书。只要你下了真功夫,再以天生之笔写出来,光阴就不会亏待你。

长安是千年古都,是东方文明中心,是丝绸之路起点。有关长安的中外著作不少,各种艺术也从不同侧面予以呈现,因此写长安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朱鸿不怕,抖擞一股精神,以万军丛中取上将首级之自信,经年磨砺,终成此书,可谓出蓝前贤,独秀书林。

这本书共计110篇文章(加上三篇自序,一篇后记),确实配称文章!许多写作者数量确实惊人,其实没一篇够格文章。此书里的每一篇都是精制,都背景着庞杂的史料、现场的勘查,熔评估与研判、古典与现代、正史与逸闻于一炉,堪称“长安历史地理人文指南”。在未读这本书之前,就长安这一话题,我以为说话还是谨慎些好。

多年来,我恍惚看见朱鸿拎着洛阳铲,行囊遮阳帽,遍踏关中,满眼是“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一意孤行,满怀使命感。他给我讲过几次危险遭遇,差点要命。

所以这本拿命换来的书,建议所有希望了解古典中国、伟大长安的人,不可不读。西安导游更应人手一册,因

为这本书对于长安的几乎所有打卡地,都进行了精彩陈述与解读。

书能达到这一效果,有赖于朱鸿的修辞造诣。如今的文学批评基本不谈语言,实在匪夷所思。翻开这本书的随便一页,语言皆是可圈可点的,如《汉文帝霸陵》中如此描写:环顾四周,方圆数里,除我之外,这里没有任何人。只闻一家企业的守门狗叫一声,歇一声,一种心不在焉的样子。汉文帝霸陵在秋日的黄昏里,弱光残照,荒凉寂寞。晚风渐起,白鹿原有水落石出一般的宁静。

是不是有点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空虚感?也读出作者的孤傲

来。朱鸿语言多用短句式,说明他把事情弄清楚了;欧化长句式癖好者,其实因为脑子糨糊着呢。朱鸿文笔爽快,如同春开雪融,屋檐的冰溜子断落,砸地声响清脆悦耳。我喜欢这种语言。

《阿房宫》写作者两次踏勘阿房宫遗址,陈述当初建宫渭河之南,原因是分流渭河之北的咸阳城人口。但是工程只开了个头,秦朝就灭亡了。文章结尾写道:正要离开废墟,蓦地有一只阿房宫的蚊子落在我额头,朋友想帮我赶走,吾以目光阻之。也许这是一只秦始皇喂养的蚊子,曾经歌唱过秦始皇,能随便放了它吗?即使我打破自己的脑壳,也当打死它。我便强忍着,让它吸吮,等它陶醉了,猛击一掌。还好,脑壳完整,只是亮响一声,展手一看,掌中有血,蚊子已经碎为稀泥。

画面感如在眼前,情绪慷慨强烈,有拿牙签当栋梁、以爆竹作导弹之夸张,产生的效果不亚于荆轲刺秦。

朱鸿反复写长安,好像长安就他一人,好像长安是他私家苑囿,所以他写得自豪,自适,自雄与自负。

朱鸿生长于少陵原。《少陵原》一文中有这样的话:“明代共有秦王14位,除了最后一代秦王被李自成所灭,不知道埋于何处,其他13位秦王皆葬少陵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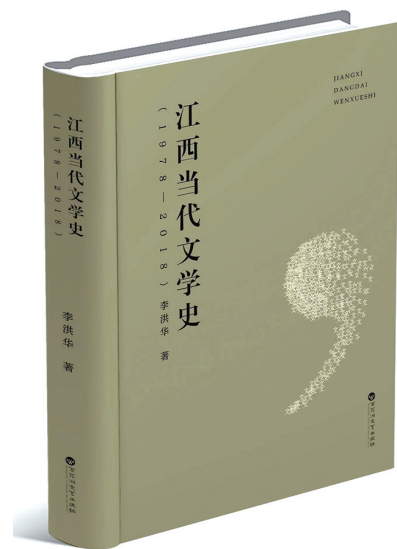
我仅知道明朝第一位秦王叫朱棣,朱元璋次子,就是督建了如今的西安城墙的那位秦王。以后的秦王没查名字。我没问过朱鸿,既然你家在少陵原,历代秦王又葬于少陵原,那你可能就是大明皇族后裔了吧?但朱鸿毕竟士大夫气质,尊严得很呢。即使真是皇族后裔,他也是不屑披露的。

就算是皇族后裔,哪有文章写得不好,拥有无数读者更荣耀呢!

赣鄱文学风景的鸟瞰

——评李洪华的《江西当代文学史(1978—2018)》

杨剑龙



《江西当代文学史》

李洪华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在江西文学的研究中,有以江西古典文学为主的《江西文学史》、以苏区文学为主的《江西苏区文学史》,却并没有其他关于江西的文学史,更没有研究江西当代的文学史。怀着对江西故土的拳拳之情,怀着对文学研究的探究之心,李洪华先生筚路蓝缕深中肯綮精心研析,以个人独立治史的胆略和勇气,于2023年7月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了35万字的《江西当代文学史(1978—2018)》,是当代赣鄱文学风景的鸟瞰与总结,填补了江西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空白。该著开阔的文学观照与结构、深中肯綮的作家作品研究、有质感有温度的文学性评析,使得该著丰盈而精当、厚实又明晰,成为江西四十年文学鸟瞰与总结的学术力著。

由于牵涉的作家作品过多,由于文学发展嬗变的复杂性,以往的文学史大多为集体或合作治史。李洪华先生自2002年起开始关注赣鄱文学风景,立志独立为江西当代四十年文学治史,在大量的资料搜集、文本研读后,首次对四十年的江西小说、散文、诗歌、纪实文学、儿童文学和网络文学,进行全面而深入地梳理总结。李洪华先生在开阔的文学观照中结构篇章,在纵览江西四十年文学的发展中,将1980年代概括为崛起阶段,1990年代为发展阶段,21世纪以来为繁荣时期,该著的长篇绪论清晰精准地梳理了这四十年江西文学的发展脉络和重要成就。在以文体研究设章的结构中,每一章先梳理总结该文体创作的概况,再以作家论形成该文学史的主要内容。在文学史顺时序的营构中,将代表性的重要作家设专节分析,如陈世旭的小说,刘华的创作,李耕的散文诗,胡平的报告文学,彭学军的儿童文学等。在高屋建瓴中泾渭分明,在纵横捭阖中条分缕析,比较全面深入地对当代赣鄱文学风景作全景式的鸟瞰与精当的总结。

文学史不仅是文学发展嬗变的历史,更是作家作品创作的历史,深中肯綮的作家作品研究,构成了该著作的厚重与扎实文风。李洪华先生在大量的文本阅读后,根据不同作家的创作视域、创作特性,择取不同的视角、简约地概括展开分析。如以“革命历史小说的开拓创新”分析杨佩瑾的创作;以“扎根于赣南的红土青山”评说罗旋的创作;以“乡土世界的轻盈与沉重”分析傅太平的小说;以“异乡的漂泊与底层的焦虑”评说丁伯刚的创作;以“学院生活的世情书写”分析阿袁的小说;以“都市人生的悄然凝视”评说陈蔚文的创作;以“历史深处的厚重与丰盈”分析江子的散文;以“民间历史的记录与生活大地的诗意”评说傅菲的创

作;以“社会转型时期个体经验的诗意表达”分析李晓君的散文;以“在生活与生命同构中自我抒写”评说范晓波的创作等等。在这些作家代表作的分析中,在知人论世中条分缕析,在纵横捭阖中鞭辟入里,在分析这些代表作的内涵和艺术中,充分显示作家们创作的风格与实绩,彰显当代赣鄱文学风景的发展与繁荣。

李洪华先生在该著的后记中,强调文学评论的“质感和温度”,说“我反对没有文学性的文学作品,我同样拒绝没有文学性的文学评论”。在这部文学史中,李先生是以文学性作为其遴选作家作品的标准,也是以文学性展开文学评论的,力图追求文学评论的质感和温度。关注作家创作的文学性创新,是该文学史评说的重点。评说陈世旭自“小镇”系列到新“江湖谣”系列,“我们不难发现陈世旭一直以来在小说叙事艺术上的努力”。评说杨佩瑾新时期革命历史小说的开拓创新,“从题材、人物、主题到手法等都表现出对前期小说创作的新突破”。推崇陈世旭的《青藏手记》叙述空间的开拓,“我们不难发现《青藏手记》的叙事美学同样不容忽视”。评说刘华的创作:“刘华总是以清醒的文化自觉、深挚的情感体验和非凡的诗意想象为我们呈现历史深处的生存状貌,召唤久被遮蔽的精神领地,拓展生活世界的叙事空间。”这些从审美视角的梳理与评说,生动而深入,精到而深刻,呈现出文学评论的质感和温度。

李洪华先生的《江西当代文学史(1978—2018)》是一部开拓性之著,是一部有文学质感与温度的学术性之著,对于文学发展脉络的清晰梳理,对于作家创作与风格的深入阐释,对于精品力作的细致分析,都见出著者孜孜不倦的关注与探究,都见出著者严谨缜密的梳理与分析,都见出著者独立治文学史的胆略与勇气。

